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
第八十九回 薛素姐謗夫造反 顧大嫂代眾降魔

紅顏慢認是吾妻，狡毒有希奇。萬狠莫堪比擬，豺虎合蜂蛇。 誣叛逆，謊興師，聳刁詞。官非明斷，證不公平，九族誅夷。

——右調《訴衷情》

再說薛素姐從淮安吃了一場大虧回來，頭一個恨狄希陳，這是要食肉寢皮，其仇是不可解的；其次就恨狄周，恨他回家，不該做成一路哄他；再其次又恨相大妗子不說狄希陳在京另娶，及至他自己到京，禁住了人，不許半星透露，都是相大妗子的主謀。日夜尋思，都要一個個從頭報復。但狄希陳遠在七八千里之外，狄周送狄希陳上了船，仍回北京管當，素姐不曾知道，只說都往四川去了，這目下怎能報復得著？心裡想著：「『義不主財，慈不主兵』。必定要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不怕他遠在萬里，可以報我之仇，泄我之恨。」夜間千思萬轉，定了這個主意，起了個五更，叫了個覓漢跟著頭口，一直徑到繡江城內縣門口，尋了店房住下，訪了一個極會寫狀的訟師，合他說道：「我要在縣裡遞張首狀，央你寫得詳細，我送你一兩紋銀。」訟師說：「你且將情節說來，看像何事，我好與你寫。」

素姐說：「我是薛氏，嫁與監生狄希陳為妻。狄希陳不安本分，合家人狄周，每日謀反，久在京師潛住，又娶了一個紅羅女為妻，剪草為馬，撒豆成兵，呼風喚雨，移門換星，駕雲噴霧，無所不為。昨日狄希陳領著這紅羅女一班反賊，都往四川成都府調兵，妝著假官，使著假勘合，回家邀我同去。我怕帶累，沒肯許他。這是要十滅九族的事，我待出首免罪哩。」訟師道：「這事別當頑要，有實據才好。這要問出謊來，你不消說是誣告加三等，還要拿寫狀子的打哩！且問證見是誰？」素姐道：「我是他的老婆，再有我知的真麼？漢子謀反，老婆出首，這也還要見證麼？」

訟師本等不敢與他寫這大狀，只圖他那許的一兩銀子，不是等閒賺的，大了膽與他寫道：

告狀人薛氏，年三十七歲，本縣人，告為出首免罪事：氏夫狄希陳，從幼不良，無所不為，假稱坐監為名，潛住京師，另娶妖婦紅羅女童氏為妻，演習邪教，剪草為馬，撒豆成兵，謀為不軌。本年八月內，假充職官，偽造勘合，帶領妖婦童氏，妖徒狄周，前往四川調兵，強氏同行入教。氏恐株連，不敢同往。似此反賊作亂，若不預先出首，恐被連累，後悔難追。伏乞行文剿捕，免氏並坐。上告本縣老爺詳狀施行。被告狄希陳、狄周、童氏。

縣官看狀，說道：「他既潛住京師，做這些歹事，怎麼往八九千里外四川去調兵？你這狀一定另有個主意，不是實情！」縣官看了狀尾的代書名字，照名差人拘來，問道：「你怎麼與這婦人寫如此謊狀呢？」代書道：「據小的看來，其實是謊。但他自己的妻子出首，又是謀反的事情，小的怎敢與他格住不寫？」縣官道：「你也這慮的是。」叫薛氏：「你有主人家麼？」素姐說：「縣門口部家下。」縣官差人喚了主家來到，把這個婦人保下去，好生看守伺候。准狀拘審，吩咐該房，出了信票，差了快手，拘那狄希陳的左右兩鄰，鄉約地保，赴縣察究。差人持票下鄉，左鄰陳實，右鄰石巨，鄉約杜其思，保長宮直，一千人都已叫齊，差人繳票回話。晚堂聽審，縣官坐了堂，這就是頭一起，先叫陳實，次叫石巨，再次叫杜其思，又次叫宮直。

縣官問道：「怎麼你明水地方有此等興妖作怪謀反的人，兩鄰不舉，鄉約保長不報？這是怎麼說？」陳實頭一個開口稟道：「昨日老爺差人下鄉拘喚小的們，見票上的朱語，是出首免罪事，打聽差人說是薛氏出首他丈夫謀反。老爺問作反的人，一定是狄監生狄希陳麼？」縣官道：「就是。」陳實道：「這不止小的一人：這石巨是右鄰，杜其思是鄉約，宮直是保長，你眾人都公道回老爺的話，狄希陳果真作反來？」眾人齊道：「這狄希陳是個監生，他父親是狄宗羽，老爺縣裡有名的良民，死過才三年多了，止有這狄希陳一個兒子，也是個老實人，自來沒聽見他興妖作怪，又會謀反。」素姐道：「他不會興妖作怪，沒曾謀反？你們都是合他一伙的人，肯對著老爺說實話麼！他昨日往四川調兵回到家裡，你們那一個沒合他往來通氣呀？」縣官道：「他往四川去做甚麼？」眾人道：「他新選了四川成都府經歷，他去到任，何嘗是調甚麼兵！」

縣官叫門子取過新《縉紳》來，看得成都府經歷狄希陳，號友蘇，山東繡江縣人，准貢。縣官又問：「這婦人告這一張狀，他的主意卻是為何？」陳實道：「這婦人的父原是個教官，兩個兄弟，多是有名的好秀才。偏他至不賢惠，毆公罵婆，打鄰毀舍，降漢子比仇人不同，致的丈夫逃在京裡，住了這三年多。聞的另娶了一個妾姓童。昨日選了官，回家祭祖，住了半個月去了。後來一個跟狄監生的廚子呂祥，不知怎麼過了舌。合呂祥去趕狄監生，趕到淮安沒有趕上，被呂祥把騾子都拐去了，前日揚州府江都縣沒行關子到老爺縣裡查麼？」縣官想道：「就是他？你們再說。」

眾人又說道：「想是沒有趕上，所以遞這狀，指望老爺動文書提他回來的意思。」縣官道：「良家婦女，怎麼鼻子都沒有的？我那邊凡有私奔的婦人，被人捉回，方割了鼻子哩。」眾人道：「老爺說這鼻子的事，其話又長前年他的丈夫不在家內，他買了一個猴，將他丈夫的巾帽衣裳，都必改把與那猴子，妝成他的丈夫，將那猴日夜的椎打，把猴打得極了，擰斷了鐵鎖，跑到肩上，先摳了眼，後咬了鼻子。」

再說素姐來縣告狀，又不曾對人說知。龍氏差了薛三省媳婦，送了一盒點心與素姐吃，只見素姐中門封鎖。問那外面住房的人，都說：「不知去向，風聞得象是往城裡遞狀告人去了。」薛三省媳婦回家，對龍氏說知。龍氏料得薛如卞、薛如兼斷是使不動的，只得差了薛再冬，叫他扁著甲數錢，尋到城內陪他姐姐。走到四十里，尋到縣前，正見素姐在一家下客的門口凳上坐了看街。

再冬備問詳細，方知是出首狄希陳謀反，狀已准過，差人拘喚兩鄰約保去了。差人拘齊了人，投文見官。這再冬若是一個有識見達時務的人，料得姐姐告這般刁狀，躲得遠遠的，還恐怕尋將你來；他卻挽扶了素姐，跪在月台下底下聽審。聽得鄉約眾人稟說被猴摳眼咬鼻子的事，他下邊高聲說道：「你們眾人又不是他家的家人覓漢，你們怎麼知得這等真？」縣官問道：「下面說話的是甚麼人？」鄉約稟道：「是薛氏的弟。」縣官說：「彩上來！」說道：「我心裡疑惑，人世間那裡有此等的婦人，做這樣違條犯法的事？原來是你這奴才撥唆主使！狀上又沒你的名字，你擅入我的衙門，箝制鄉約，這等大膽！選大板上來！」拔了六枝簽，吩咐著實重打。霎時把個小再冬打的皮開肉綻。

薛素姐下面叫屈聲冤，只叫：「南無觀音菩薩！本縣城隍！泰山聖母！別要屈了好人！」縣官大怒，叫人拿上來，一搯一百敲，將再冬枷號一個月示眾，將素姐放搯趕出。薛素姐因手指搯爛，腫痛難忍，不能回家；又因再冬被責枷號，沒人照管，只得仍在店家歇住，僱了一個人回家說信。龍氏放聲哭叫，強逼薛如卞兄弟，懇央縣官釋放薛再冬的枷號。

薛如卞兄弟到此地位，明知理虧，但只是義不容辭，怎忍坐視，即刻起身赴縣，尋著了素姐。又去尋再冬，焦黃一個齷齪臉，蓬著個頭，稀爛的一隻腿，枷在縣前。枷上左邊一條告示，上寫著：「枷號唆使親姊誣告本夫謀反犯人薛再冬示眾」。右邊一張封條，上寫「繡江縣某日封」。上面一張橫示：「枷號一個月滿放」。看見那薛如卞兄弟來到，裂著個瓢大的嘴怪哭，只說：「二位哥哥救我！」薛如卞說：「何如？我的話你再不聽！你前年跟了姐姐往北京去，我那樣的囑付你來？這誣告人謀反，是甚麼事，你直脖子往裡鑽，這可甚麼救你？家裡有這們爭氣姐姐，俺躲著還不得一半。『晏公老兒下西洋』，也救得人麼？」再冬道：「這兩日只怪噁心，飯通吃不下去。二位哥哥若不早救，這死只在目下。」薛如卞、薛如兼尋了別的下處，晚間著了人看管再冬。次早，兄弟兩個戴了儒巾，也沒敢穿公服，止穿了青衣，具了一個稟帖，跟了投公文的進去，投上稟帖，聽候點名發落。縣官讀稟帖道：

本縣儒學廩膳生員薛如卞，附學生員薛如兼，稟為認罪乞恩事。胞姐薛氏不遵家訓，誣告本夫；胞弟薛如衡擅入公門，攙越稟話，俱罪不可文。蒙老父師如天之度，僅以薄懲，薛氏趕逐免究，如衡枷號示眾。在老父師三尺之法不可原，在卞等一氣之情

不忍。冒昧乞恩，謬希開網。伏乞老父師憐宥施行！

縣官看完，吩咐喚二薛生上來：「薛氏是親姐麼？」薛如下答道：「是。」縣官道：「做秀才的人，況且又是名士，齊家是第一義，怎麼任他這等胡做，勸也不勸他一聲？這還可以借口說是女兒，又經出嫁；至於薛再冬是二生的弟，這是可以管束的，怎麼也放他出來胡做？」薛如下一言不答，只是痛哭流涕。縣官也曉得他的苦情，叫人抬進薛再冬的枷來。縣官道：「我本待枷你一月，待你棒瘡漸好，再打三十板放你。如今你兩兄與你求饒，姑且寬恕，以後再要主使薛氏出來越理犯分，定是不饒！出去改過！」

發落完畢，回到下處。薛如下兄弟從又換了衣巾，進去謝了縣官，同了素姐、再冬回家。素姐兩手腫爛，左手扯不得韁繩，右手拿不得鞭子，抄了手，就如騎木驢的一般。回到家內，龍氏前來看望，一個愛女，搗得稀爛的八個指頭，一個愛兒，打得流膿瀝血的兩條大腿，扯著碰頭打滾的叫喚。

薛如下道：「姐姐在上，兄弟在下，俺弟兄兩個腆著臉受那縣官數說，聲也沒敢回他一聲，全全的救出來了。事體可一而不可再。往後相這等的狀，姐姐千萬不可再告。就姐姐要告這樣狀，兄弟，你千萬的阻攔，千萬別要攬掇。縣堂上吩咐的話，姐姐不曾聽見，兄弟，你是聽見的。你如不怕，俺兩個是再不能救你的了。」再冬道：「姐姐告上狀，差人來叫兩鄰鄉約，我才尋到縣裡。干我甚事？說我挑唆姐姐告狀！」薛如下道：「差人來叫兩鄰鄉約，也叫你不來曾？你跟進衙門，還攬言接語的稟話，你還要強嘴哩！」龍氏道：「多虧了大爺二爺的分上，救出我的兒合女來，我這裡磕頭謝罷！念話的夠了，望大爺二爺將就！」把薛如下、薛如兼拆辣的一溜煙飛跑。

素姐紮煞兩隻爛手，撓著個筐大的頭，騎著左鄰陳實的門大罵，說：「我又沒使『長鍋』呼吃你娘，呼吃了你老子，抱著你家孩子掩在井裡！那用你對著瞎眼的賊官，證說我這們些嚼舌根的話，叫我吃這們頓虧！」上至三代宗親，下至孫男弟女，無不惡口涼舌，髒言穢語的罵。罵得個陳實火性發了，又按捺去，按捺了，又發將上來。這其間，若只有一個不賢之妻在旁挑一挑，愁那災禍不起？誰知這陳實的妻趙氏，雖是個小人家女兒，素性柔和，又極賢惠。見陳實性起，再三委曲勸道：「我們與這樣惡婦為鄰，就是老天爺叫我不幸！好好的，官差人叫了咱去，要不實說，致官計較；說了實話，他豈有喜咱之理？他這不賢惠潑惡的名聲，人所皆知，受了他罵，何足為辱？勝了他，那裡便見得剛強？男不與女鬥，天下皆然。你走將出去，難道好合他同打同罵不成？且你與狄大哥父子交往的非止一日，你不看僧面，也看佛面，你依著我說，將街門緊緊的頂上，憑他怎麼罵，只當耳邊風。叫他罵的牙酸口困，他自然的夾著屁股走。等狄大哥後日回來，你見了他，那樣的光彩？他見了你，自然羞的沒處躲。你要出去合他男女混雜鬥一鬥口，別要說狄大哥回來不好相見，就是旁人也說你不是。」陳實道：「你說得也是。只是他越扶越醉的，我氣他不過！」趙氏道：「他就合心瘋了的一樣。為甚麼好人合瘋老婆一般見識？」陳實果然聽了趙氏的言語，緊閉街門，飽飽的吃了他一肚的村卷。素姐罵來罵去，陳實只不出頭，自也覺得沒有興趣，遂又罵到右鄰石巨門口。

石巨的媳婦張氏，天生也是個不賢惠的婦人，鄰居街坊躲著他，他還要尋上門去的主顧，他依你在他門首喬聲怪氣的惡罵？素姐罵陳實的時候，他聽見，說道：「這是狄家那個少鼻沒眼的老婆罵陳家哩。罵了陳家，情管就來我家門首嚷罵。」尋了一個三號不大不小不粗不細的棒槌，放在手下，準備若來毀罵，算計要將素姐一把彩倒，屁股坐著頭，從腰至腿，從腿至腰，著實請他一頓。他要上吊，合他同時伸頭；他待跳河，合他同時伸腿。算計停當，專待素姐降臨。聽見素姐在陳實門首嚷罵，陳實不肯出頭，這張氏氣得脖子青筋暴流，合大腿一般粗細。不消一回，素姐罵到自己門前。張氏捲了捲袖，緊了緊裙，手提溜著個棒槌，往外就跑。誰知道這張氏雖不賢惠，卻石巨甚有主意，將張氏雙手抱住，說道：「哎呀！俺男子漢沒有火性，你老婆家倒有火性了！這狄家的瘋老婆，是個人麼？你趁的合他照！這們的瘋狗，躲著他還怕不得乾淨。那院裡陳嫂比你矮，陳哥比你弱麼？要是中合他照，陳嫂你肯抄著手，陳哥肯關著門？凡事忍一忍就能消了百禍。你氣頭上上稜兩棒槌，萬一稜殺了，你與他償命，我與他償命？你與他償命，我沒了老婆；我與他償了命，你沒了漢子。咱為甚麼？他罵了陳家，又罵咱家；他罵了咱，情管還罵杜其思合宮直家去哩。宮直合杜其思罷了，只怕宮直的老婆可不是個饒人的貨。叫他兩個去照一帳，咱可賣個哈哈笑兒。」張氏道：「你這就是不長進膿包話！叫人騎著門子罵，說關著門子別理他，叫人聽著，你可是賊呀，你可是忘八呢？」石巨道：「賊也罷，忘八也罷，咱且眼下沒禍。可想著那一年生不下孩子來，他公公狄大叔午夜裡打著火把，沿坡裡替你尋藥，你也不該合他一般見識。」張氏聽說這話，方消了氣，拿了棒槌回進家去，納了丈夫的勸解。

素姐又罵了個心滿意足，收拾了罵本，罵到鄉約杜其思門上。見一連罵了兩家，沒有人敢出來照將，揚揚得意，越發罵的十分厲害，百分可慘，人說不出來的，他罵出來；人想不到的事，他情想的到。把個杜其思罵的極頭麻化的，出來合他分解，被素姐不由分說，往懷裡鑽了一鑽，一隻手■著杜其思的鬍子，一隻手往杜其思臉上巴掌就如兩點般下。口裡罵著「賊忘八，賊強人」，喊叫：「杜鄉約打良人家婦人哩！我叫俺兩個秀才兄弟呈著你！列位街鄰，仗賴往俺家裡叫聲人去！」一邊罵，一邊彩打。幸得兩手搗的稀爛，彩打的不大得害。

杜鄉約口裡說道：「你看狄大嫂！你不知禮罷了，難道我做鄉約的人也不知禮？誰好打你？俺可也看狄大哥看那頭的二位薛相公的體面，沒有人肯打狄大嫂的理。狄大嫂，你放手，休這等的。我合狄大哥父子往來，我長起狄大哥好幾歲，我還是大伯人家哩。」素姐罵道：「你是人家的雞巴大伯！撩子大伯！我那扶■大伯！你證著叫官搗我這們一頓，把我的心疼的兄弟枷號著打這頓板子，你還是大伯哩！」杜鄉約道：「你看狄大嫂糊塗！狄大哥本等沒有謀反，我沒的味著良心說他謀反，叫他十減九族了罷？你薛三哥是為他自己多說，拿上去打了枷號的。你下頭別要聲冤叫屈，官也不肯撈你。這該我甚麼事？」

素姐那裡肯聽，還使巴掌■崩星般往杜其思的臉上打。圍著的眾人也不忿，齊聲說道：「這位嫂子也甚是不通！杜鄉約就有甚麼不是，你罵他不回口，打了他不回手，這也就該罷了！你趕盡殺絕的，他是你的兒麼？他只好看著狄相公合二位薛相公分上罷，要不一路申，申到縣裡，怕沒有第二頓麼！」素姐放了杜其思，就待照著眾人。杜其思得空子跑到家裡，頂上門，還有甚麼樊噲撞得開哩！眾人見杜其思闖進門去，都各走散。單只剩了一個素姐罵了幾句，只得沒揪沒睬，罵到保長宮直門口。

卻好宮直往捕衙點卯，不在家中。宮直的老婆顧氏，綽號叫是「蛇太君」，極高的個身量，極肥極大的個身材，極大的兩隻小腳，胳膊有漢子的腿粗，十個指頭有小孩子的胳膊大。每常挑著一擔水，或時抗著六斗七斗糧食，就如當頭的一般。專常借人家磨使，他兩扇磨一齊掇著逕走。素姐在他門上罵了一會，這顧氏不慌不忙，從家中走將出來，看了一看，說道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狄大嫂！為甚事這們發怒？」素姐道：「你那漢子賊強人！賊忘八！味心丁！血汗病！證著叫官搗我這們一頓！我要合他對命！」顧氏一面說道：「原來如此。這怎麼怪的狄大嫂撒極。請狄大嫂進我家坐，我替狄大嫂磕頭賠禮。」一手攥著素姐右手，著力一捏，捏的素姐疼殺豬的般叫喚，使左手招了一招。顧氏乘著手勢放了右手，接過左手緊緊往裡捏攏，疼的素姐在地上打滾。

顧氏道：「狄大嫂，你可有些虛火！讓你家坐，倒不好來，就這們叫喚？」素姐住了罵，說道：「你好讓呀！人的兩隻搗爛了的手，你使力氣攥人的。」顧氏道：「我實不知狄大嫂是撈了的手，我就捏著手往家裡讓，誰知狄大嫂這們害疼。狄大嫂，你伸出手來，我是看看。」素姐不知是哄，伸出右手。顧氏接在手，故意看道：「可不搗得爛爛的！但我剛才並沒肯著實捏。」學著道：「我就只這們捏捏兒，沒的就這們疼？」又捏的素姐只待打滾。

顧氏道：「狄大嫂，你不濟呀，做不得女中豪傑。軟膿唾血也成的麼？你伸出左手來我看看。」素姐說：「你還待捏我麼？我不聽你呀。」就待抽身回去。顧氏道：「沒有上門怪人的理。我高低讓狄大嫂到家吃鐘茶兒。」伸進兩個指頭，摳出素姐一根胳膊來，攥著往家裡走。素姐被他拉的就似狗含著個尿脬相似，那裡一點兒流連。拉到家裡，同在一根凳上坐著，拉著素姐的手，假裝親熱，帶說帶數落，帶說閒話，帶敘家常，只托是無心，掉過來一捏，轉過來一捏。素姐待抽身回去，那裡抽動分毫。素姐道：「宮嫂子，我知道你的本事，我家去罷。」顧氏道：「狄大嫂，你不再坐坐？」素姐苦辭，顧氏扯著素姐的手往外送。送到街上，

臨放手，又著實捏了一下。素姐叫喚了一頓，方才去訖。口中喃喃喏喏的罵私窠罵淫婦不絕。

顧氏一面說道：「狄大嫂，這是還不釋然，再回來待我陪禮。」往前就趕。素姐跑不防備絆了一交，把一隻鞋跌掉一邊，素姐爬起來，也沒敢拾鞋，光著腳托拉腳繩，一溜煙飛跑。顧氏提溜著素姐的鞋往前趕，口裡說道：「狄大嫂，你住下，我拾了鞋送給你哩。」素姐甚麼是敢住下，跑到家，頂上門，頭也不出。顧氏又將素姐的一隻鞋挑著回家。喜的前街後巷的人拍掌大笑。

素姐此日沒敢出來，次早走到相大妗子家，相大妗子還沒起來。他跪在宅門底下，只叫：「相太太可憐見，還我的漢子來！大家哄他在京，替他另娶老婆，瞞著我，不叫我知道，把漢子打發的沒有去向，到的致的俺不成人家。相太太殺了我了！」相大妗子聽知，說道：「這老婆風了，媳婦子們，還不快些讓他進來哩！」管家娘子，丫頭養娘，出來了一大群，好勸歹勸，甚麼是肯起來，口裡只放刁撒潑，說瞞他另娶，養活著調羹母子，都是相大妗子主意。相大妗子也就睡不穩那龍牀，起來穿上衣服，沒纏腳，沒梳頭，出來讓他進去，著實分辨。素姐越扶越醉，口裡無所不說。相大妗子無可奈何，只得憑他在外作踐，關了宅門進去。素姐直瑣碎到午後才去。

及至次日清早，素姐仍到相家作踐，再三央他不住，相大妗差人去合薛如卞兄弟說，央來勸他姐姐回去。薛如卞兄弟是顧體面的人，料得即來解勸，也定無濟於事，婉謝不肯前來。又只得憑他作踐了半日，直到日西才去。以為他此後也便不好再來，誰知次早黎明天氣，又來照舊嚷罵。相大妗子發極，自己走到中門，說道：「你也沒理的緊！你漢子娶妾不娶妾，別說我是他妗子，我就是他娘，他『兒大不由娘』，我也管不住的他，你怎麼來作踐我？我看外甥合姐夫姐姐分上，不合你一般見識。你連上門來罵我三日，我七八十的老婆子，你倒會欺侮我！你既不識的我是你的妗子，我也就不認的你是我外甥媳婦。誰家有外甥媳婦三四日上門罵妗子的禮？丫頭媳婦子們，拿著棒槌鞭子都出來替我打這潑婦！只別打他的頭，只打他身上。」

相妗子吩咐未完，豺狗陣跑出一群婦女，或執馬鞭，或執短棍，或執棒槌，約有十五六個。素姐見勢不好，折身奪門就跑。那些婦女就趕，拖的拖，拽的拽。素姐方才慌說：「好嫂子！好姐姐！我與你們無仇無恨，您積福放我去罷！」內中做好做歹，放他出門，結了此局。後來不知何狀，再看下回。